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八十一回 辣手段游子還鄉 硬心腸蕭郎陌路

王老二此時，正在後面哺她女孩子牛奶，聽得外邊嘔吐聲音，慌忙奔出來觀看，見紅珏倚在筱山懷中，面前地上，嘔吐狼藉，腥穢不堪，驚問筱山身上可曾被她弄髒？筱山搖頭說：「沒有髒。」老二急喚娘姨權把小的床上放一放，拿掃帚拖糞出來，收拾地上。筱山擁著紅珏，問她可要弄杯茶喝喝，嗽嗽口？紅珏聽說，徐徐抬起頭來，醉眼惺忪，對筱山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討厭我麼？」筱山說：「沒有這句話，哪個討厭你來。」紅珏又微微一笑，接著說：「我疲乏得很，哪裡可以讓我橫橫？」老二接口道：「下面又沒榻床，除非到我樓上去。」筱山道：「她醉得這般模樣，怎能上樓？」老二道：「不打緊，你我二人扶她上去就是。這裡地板上我也要叫娘姨好好兒洗洗乾淨呢。」當下老二幫助筱山，將紅珏半拖半扶的弄到樓上，筱山看老二的房間，佈置倒也頗為考究，全房外國木器，銅床繡被，乾乾淨淨的褥單，軟鬆鬆的兩對枕頭，壁上四幅畫片，都是西洋出浴美人圖。梳妝台上，兩隻和合銀粉盒，一麵圓大洋鏡，還有水仙花瓶子，噴銀照框兒，都對對成雙。筱山將紅珏扶到床上，和衣橫下。他二人便在旁邊一張沙發上坐下。老二笑道：「我這妹子，就是貪杯的不好。她常喝這般爛醉，人事不知，你還沒摸著她脾氣，適才不是她說我小器，我也不讓她再喝的了。」筱山道：「這也難怪她，愛酒的人，也同愛吸鴉片煙差不多，明知吃入肚中沒甚好處，卻都要吃他一個盡興，才肯放手，這也不知什麼緣故？」老二忽然笑道：「適才你們二人倒好像一齣戲文。」筱山問什麼戲文？老二說：「賣油郎獨佔花魁，像不像？」筱山大笑。這時間樓底下小孩忽然啼哭起來，娘姨高喚奶奶，你快下來拍拍小官，我在這裡拖地板呢。老二答應一聲，對筱山說：「你在這裡陪陪她，我下去一會就來。筱山連聲諾諾，老二跑到樓下，拍那孩子睡。不意這孩子脾氣很壞，沒人陪著他，竟睡不著，只顧要哭。老二隻得陪他橫著，一手輕輕拍他安睡。拍了一陣，孩子睡熟，老二也迷迷糊糊的橫著了。等那娘姨洗淨地板進來，見一大一小都睡在她的床上，不敢驚動。又恐他們受涼，拿一床乾淨絨毯，輕輕替他們蓋在身上。又將自己的棉被搬出，用幾隻方凳，搭起一張臨時床，就這樣勉勉強強的睡了一夜。老二沒人喚她，也糊糊塗塗的睡到天明。睜開眼見自己橫在娘姨床上，方想起樓上還有紅珏、筱山二人，一醉一醒，不知怎樣了？因我並未預備留她過夜，故沒將熱水壺放在樓上，不知紅珏睡到半夜，可曾口渴要茶？更不知筱山將什麼給她解渴？此時頗悔自己疏忽，懊惱不及，即忙躡足上樓，側耳聽房內並無聲息，推推門裡面已上了門。老二插身不進，只得重複回到樓下，仍在娘姨床上睡了一會。約摸到十點鐘光景，方聽得樓上紅珏喚王家姐姐的聲音，老二再跑上去，門也開了，筱山仍靠在沙發上，紅珏也和昨夜上來的時候一般，和衣橫在床上，被褥不亂，枕頭齊整。老二問她：「你可是這樣沒蓋棉被，睡了一夜，豈不凍壞身子？」

紅珏笑道：「我昨夜未知怎的醉得如此糊塗，一點兒沒曉得，睡在你家裡，占住了你的床，累你沒處睡。適才醒轉來，方才知道的，真是對你不起。」老二道：「說那裡話，自家姊妹，何用客氣。我自己也因在樓底下睡著了，連茶水都不曾預備，不知你夜間可覺口渴？」紅珏道：「我睡得糊裡糊塗，倒並不覺渴。」又對筱山說：「你喝不喝？」筱山道：「我也不渴。」老二對他二人端詳了一會，說：「你兩個夜間這般貪睡，不用被褥，回頭著了涼，休得怪我。」二人聽說，哧哧笑了。老二問他們可用點心？筱山說：「我店中有事，來不及吃點心。」紅珏也因一夜未回，恐老爺尋他，急於回去，當即約期再見，兩人先後出來。紅珏歸家，筱山也自回店。可巧這天早起，開店的尋筱山有事，筱山宿在外面，尚未到店。幸虧他平素之間，人緣頗好，店中朋友，幫他的忙在老闆面前掉了一個槍花，說：「筱山有親戚初由寧波出來，昨夜陪他住在棧房中，尚未回店。」這本是出門人常有之事，店東信以為真。筱山到店，那朋友即將這話告訴他聽了，並說老闆尋你，少停問及，你可照此回答，免得口供不同。筱山謝了這朋友幫他的忙，店東覷面，果然問他昨夜在何處歇宿？筱山即將那朋友教他的話，照說一遍，店東自無他話。

也是筱山命該晦氣，倘使今兒被店東埋怨幾句，令他有了怕懼，以後不敢在外過宿，也許可以免卻後來一場禍患。這番第一次被他平安逃過，他自以為有人幫忙，大事無礙，所以心中一點兒不念著店東識破他住在外面的過失，一心記念紅珏的綺膩風光，令人可愛，自己何修得此，昨夜她對我說，菜館相見，種種不便，朋友家中，亦多困難，所以教我借一處房屋，為我二人相會之地，這原是我求之不得，不敢出口的說話。難得她親口許我，事不宜遲，待老闆走後，我還得抽個空兒，出去尋房子呢。這天他身子雖在店中，心卻早已飛在外面，軋軋賬弄不清楚，開開發票，也因算錯大小數，被人駁回，真所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好容易盼望到老闆出去了，他即將鑰匙交給一個朋友，說：「我有事走開一會兒，就回來的。」

一個人跑了幾處，見那召租的空屋雖多，但大的似乎房錢太貴，小的又恐紅珏瞧不上眼，所以跑了一天，未能看合。第二天仍舊白跑，這夜又逢約會，紅珏一見，就問他房子怎樣了？筱山實告，看雖看過幾處，有些地方出入不便，故而尚未定局。紅珏也說：「出入的地方，果然很為緊要。這種事最怕家眼不見野眼兒，最好揀一個僻靜所在，晚間往來的人越少越妙。我從前有個姊妹，住過的地方，倒頗幽靜，去年她已搬了出來，聽說現在住的這一家，欲將樓上房間轉租出來，不知是真是假？這房間我例見過，很為清潔，只是開間小些，橫豎我們難得去的，並不預備請客，小些無妨。這裡我開著張地名門牌字條在此，你拿去尋尋，如其有的話，只消你能合意，也不必再教我去看，盡可丟定錢作數。好在你是木器店出身，無須請人估價買木器，你揀應用的般幾件過去佈置好了，我們再正式進宅就是。」

筱山大喜，接了字條藏好。次日他便按圖索驥，尋到所開的地名門牌，果有樓面出租，二房東是個女人，原來便是紅珏的姊妹，並未搬場，而且他們早有接洽，所以要告訴筱山，說她搬了，另有別人借住，無非因恐筱山曉得她們相識的，要教她自往租借，日後的房錢，便不能再教筱山拿出，自己豈不多一票損失，故而務必令他轉一轉手，乃為自己脫卸干係的意思。筱山那裡知道，當時講定租金，丟了定洋，又向二房東要根麻棧，量一量四週牆壁尺寸，以便置辦木器■伙。筱山有生以來，還是第一次同女人租房子，不曉得小房子規矩，最著重的是張床，他卻以為全房間木器都要考究些兒。幸虧自己在木器店做賬房，就把最上等的柚木■伙，送了一房間過去，對人卻推頭朋友托買的，賬卻掛在自己名下，連銅床書鏡，差不多價值八百餘番。紅珏見了，沒口稱贊。筱山得意無比，自此他二人有了這所巢穴，況值心熱似火的當兒，每隔一天，相會一次。

只是筱山是個賬房，他的職司，比眾重要，或早或夜，店東常有找他講話的時候。他走開了，雖有朋友們為他應付彌縫，但難得一二次，或可彌縫得下，怎禁他習以為常，往往天沒黑跑出去，必須挨到次日十一二點才回店，老闆竟難得與他見面，有了事找他一次不著，兩次不著，三次五次，甚至尋了十次八次，還不能說到一句話，朋友們為他槍花掉之又掉，後來簡直掉無可掉了，只得實說他宿在外面。店東因筱山是他的得意門生，所了頗為希奇，暗想這孩子平素還稱誠實，緣何近來忽然變了，一查賬，方知被他用虧空二千多塊錢。這件事最觸店東之忌，心想我命他管賬，他用空我銀子，乃是監守自盜。幸虧現在還沒過端午節，銀箱中存款無多，轉眼便是節邊，各處收得賬來，若被他卷幾萬跑了，還當了得。生意人的手段，何等利害。這店東當著筱山的面，並不說他關句，卻暗地寫信通知他的保人，說某人用空若干銀子，店中萬難再留，請他轉知前途家屬，照數帶了銀子來，同他回去，保人見信，別無他話，只將原信加封，寄往寧波，給筱山的老父過目，這邊急足分馳，筱山還同做夢一般，伴著紅珏，樂不思蜀，那二千多塊錢，果都用在紅珏一人身上。

因紅珏堂子出身，愛刮小便宜慣了，筱山第一次同她相識，就送了張梳妝台，加上小房子中全房柚木■伙銅床油畫，以及歷次吃大菜等零星費用，足有千金之譜。他每月所賺，不過十塊錢薪俸，一切自然都是掛在賬上。後來紅珏又不時托筱山買長買短，她只開句口，筱山因要博紅珏的歡心，不敢不從命維謹。紅珏只顧自己刮進，那顧六人死活。筱山填了錢，紅珏不還他，他也不便伸手去要，免不得又都並入欠賬。紅珏貪得無厭，筱山也供獻彌窮。因此閱時雖然未久，虧空之數，已二千出了頭。講筱山的老父，在寧波還有些田產房屋，區區數千金，未嘗吃虧不起。不過鄉下人大都一一錢似命，好容易教他賠二千多塊錢，他得了信，幾乎氣

得他要死。起初打算置之不理，由兒子一身作事一身當的。後來想想上海來信，教我帶銀子去領人，可見已被筱山店主人吃住不放，倘我這裡不送銀子前去，筱山哪裡有錢彌補，吃官司坐外國牢監，也是意中之事。自己只此一子，倘有三長兩短，豈不絕了我吳家的後代。到底父母都有愛子之心，他轉過無數念頭之後，仍覺惟有認晦氣賠銀子，是無上妙策。橫豎我死之後遺下產業，也是掉給他的，早用遲用，由他自主。我生前雖能管他，死後那能再為約束。現在我自己譬如死了，銀子由他去用罷。這一來算他想得穿透，照那保人來信的數目，如數打了匯票，分毫不缺，命人送到上海，帶這畜生回來，我須得結實做戒他一番，也不必再教他做什麼生意買賣。料他生來是種田的骨頭，還是留他在鄉下種種田罷。

這人一到上海，且不先尋筱山的保人，卻寫封信通知筱山，約他到棧房中相見。筱山見信，曉得家中有人來了，出門的人，誰不樂聞故鄉消息。而且筱山的老父，每遇使人到上海，常有吃食東西帶給他兒子，故筱山這一趟，以為父親又有什麼吃的東西帶來了，教我自己去拿，故此非常歡喜，興匆匆趕到棧中，尋見那人。那人看筱山嘻嘻哈哈，笑容滿面，暗想他闖下如此大禍，倒還中擔心事，卻也奇怪。但願來信不實，那就大事無礙了，當即很懇懇切切，將原信給他觀看，心中只望他駁斥幾句。不意筱山不年過封信猶可，一看之後，宛如五雷擊頂，魂魄俱消，面容立時變了顏色，渾身驚悸，四肢振動，非但沒話駁他，反顛聲問來人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來人聽到這句話，也不覺涼了半截，心知信上之言，並非無因，這二千多塊錢，也賠定了，因問筱山怎生用虧空這許多錢的？筱山低頭無話。那人又告訴他老父得信動氣的情形，筱山心如刀割，默默無言，那人勸他好好回店，別人不說你，你也休對他們提及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並無什麼大不了之事，我已帶著匯票來了。你父親原教我尋你保人接洽，不許我同你多話的，我因恐保人那裡一面之詞，難以作準，因此喚你問問，本是私的。你現在盡可回店，不用擔心，待我明白找著你保人，將欠賬了清之後。帶你回轉寧波，暫時你只顧照常辦事，切不可在朋友面前，露了口風，反失自己的場面，至要至要。此時你休多耽擱了，早些回店去罷。

筱山聽到父親要他回轉寧波，這件事更比教他還銀子歇生意難堪百倍。因他這時候，正同紅珏如膠似漆，心熱萬分，那堪提起分手兩字。出了棧房，還有什麼心緒回店，卻一腳到那小房子內，給二房東的娘姨兩角小洋車錢，教他去請袁家奶奶，有件大事，立等她講話，萬不能遲緩的。紅珏聽筱山白晝喚她，不知何故，也即坐車趕到這邊。筱山見了她的面，倒反話也說不出了，只顧啼哭。紅珏莫明其妙，再四盤問，筱山始帶哭帶說，將一切情形，大略告訴她聽了，卻並沒說穿，都是為她而起。然而紅珏是何等聰明腳色，一聽數目，心中略一盤算，已知與自己身上，略有幾分關係。但她那肯認錯，而且東西已到手中，也未必願意嘔出來還他，故她主意打定，連說話都避開自己的界限。但惜別之意，彼此未嘗不深表同情。看筱山痛哭，她也不免陪他流淚，一面勸筱山說：「這是你爹爹的主意，父命難違，你若不回去，豈不被人談論你不孝。好在你我有一條心，後來未必無再見之期，戲文中往往有許多恩愛夫妻，拆散了後來又團圓的，何須愁苦。你走之後，我一定守著你，等你回來再圖相見便了。」

筱山聽說，更心痛欲裂，哭道：「你也教我走嗎？我那裡捨得離開你呢！」紅珏道：「我也何嘗捨得你去，其奈大勢如此，難以挽救。常言說：好事多磨。不磨便不成其為好事了，你快些住哭，你哭了我也傷心的。只消你回去之後，不忘記我，早去早來，仍和現在一般，有什麼不快活呢。」紅珏雖然竭力相勸，筱山那裡消得下一腔怨苦，兩個人淚眼相對，整整的傷心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筱山叮囑紅珏說：「那邊來人，還賬手續了清，便要回去，說不定明天就動身的，我明天倘若不走，夜間仍到此地，如若要走的話，那就來不及同你道別了。這裡小屋子，你必須替我留著，我多則一兩個月，少則十天半月，等有機會，一定要到上海來看你，你務必守著我，房錢到期替我墊出了，我改日還你。我走之後，你在家氣悶，盡可出去散散心。我身子雖回寧波，心卻常在你旁邊呢。」

紅珏一一答應，兩個人依依不捨，含淚而別。第二天紅珏再到小房子中，等等筱山不來，知他果然走了，只得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往時紅珏沒同筱山相識，丈夫不回來，她一個人在家，頗坐得住，這些時被筱山陪伴慣了，一旦沒了他，頓覺冷靜異常，不勝納悶。只得聽從筱山的說話，往遊戲場中散悶。不過悶在心上，遊戲那能散他得了。所以去者，亦不過消磨些時間而已。可笑遊戲場中一班想吃天鵝肉的少年，見紅珏許久不來，現在忽然出現，彼此都歡迎異常，又和從前一般跟著她腳根亂轉。紅珏起初頗覺有些討厭，後來想想，筱山也由這上頭起點，此中未嘗不大有人在，於有意無意之間，一一細為考察，見內中有個後生，更比筱山年輕俊俏。紅珏暗想：此人倒也生得乾乾淨淨，不討人厭，現在筱山回寧波去了，我何不拿他開開心，聊破自己寂寞，橫豎不同他有花頭，說起來也未必對筱山不住，心中存了這個念頭，眼光不期然而然的，逐漸同那人鬥筍。

有一天紅珏與那人在扶梯口相遇，紅珏對他一笑，那人原是個花叢老手，見機會來了，不肯錯過，就此向她開口。紅珏也沒拒絕，兩下居然答了話。紅珏老規矩，又約他在虹口海上春吃大菜。古人有言：色不迷人自迷。何況紅珏水性楊花，盡人可夫，在先雖然拿定主意，不同那人有什麼別的往來，及至幾回大菜吃過之後，自己又酒醉風狂，哪裡再按捺得住，這後生姓徐名喚潤生，是個滑頭，幾次三番，要求紅珏去開棧房，紅珏因棧房是出人人頭最雜的地方，哪裡肯答應他。心想他苦提出借小房子的問題，我倒不妨試試。豈知潤生也極精刮，曉得借小房子，不免有種種開消，自己不願意花這筆錢，因此也假作癡呆，毫不提著這上頭的說話，倒把紅珏弄得忍無可忍，打算反湊上去，想想倘若再借王老二那裡，恐被他笑我路道太粗。幸喜筱山此時不在上海，倒不如把潤生做一個入幕之賓，權為筱山的代表，爽爽快快就在小房子內相敘便了。主意既定，告訴潤生，推頭說是小姊妹借的房子，潤生只圖便宜，管他誰的所在，自此格外情濃，紅珏幾欲將潤生放在心的居中，不讓他稍偏一分半釐。從前那個筱山，不但丟在腦後，簡直放到了腳跟底下去了。紅珏雖然樂意，卻把他做他二房東的那個小姊妹幾乎嚇煞。她因房子是筱山向他租的，又聽筱山自己說，回轉寧波並沒多少日子耽擱，仍舊要到上海來的，深恐紅珏同潤生在她房中，被筱山闖了進來，准得鬧出一場大禍，所以幾次對紅珏說：「你們在這地方，必須另行設法方妙。」

紅珏反笑她膽小無用，姓吳的已被他老子收了回去，休想再能夠脫身到上海來了。你現在的心思，倒和我十幾年前頭差不多。當初我想小楊同我如此恩愛，一旦被母親逼往福建，將來一定要回上海來尋我的。豈知守到現在，還不聞消息，這是我本身受過的閱歷，此番決不能再上他的當了。二房東勸她不聽，曉得她正當執迷不悟的時候，勸她徒然。但自己遇著他們來的這天，終覺刻刻提心吊膽，必須待他們去了，方能放心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有一天早上，筱山突如其來，她還睡在床上。筱山素不與她迴避，一腳闖到她房中。二房東見了筱山，猛吃一驚，問她怎得來的？筱山歎了一口氣說：「一言難荊」

原來山最後同紅珏相會的一夜，他父親派來的人，與那保人會面，接洽之下，同到店中，找尋筱山，方知他未曾回店，光景要明天吃飯時候來了。兩人一商議說，他有著生意，還如此模樣，倘若知道生意辭歇，說不定一去不回，無處尋找，何以歸報他老父。所以第二天他一到店，就立逼他捲起鋪蓋，下輪船回轉寧波。到家之後，免不得大受他父親一場申斥，將他鎖閉房中，不許出外，說我就養你一生一世，也不致用落這許多銀子。鎖了幾天，旁人相勸說，男兒志在四方豈可鎖在家中，壓煞他的志氣。你也沒三男四女，只此一子，老人家天年之後，也須令他有自立的能為，才是道理。此時不如仍放他出來營生，只消做戒他下次不許再犯，那就好了。他父親隔了些時，氣已略平，聽有人相勸，就把筱山放出牢籠，卻不許他再到上海做生意，薦他在本地一家藥舖中為伙，比他當初在上海木器店做賬房的時候，其苦樂可謂天差地遠。心中雖記掛紅珏，只恨沒機會可以到上海來望他。這回事有湊巧，店中辦貨的先生害了病，沒別人可以代他出門，採辦藥材。老闆曉得筱山向來出門做生意的，故特派他往漢口辦貨，路過此間，至多只能耽擱兩三天工夫，請她通知紅珏，今夜到此相見，敘敘別後相思。二房東聽了，暗想幸虧昨夜紅珏沒同潤生宿在這裡，不然他們此時一定還未起身，被筱山親眼碰見，這場禍可闖得不小，他教我今晚找紅珏來此，同他相會。但紅珏約著潤生，也是今夜。一條港怎能開得進兩條船？自己又不能回筱山，今兒房間沒空，改日再來的，只可含糊答應著，預備趕緊去告訴紅珏，她闖的禍，令她自己主張便了。筱山既走，她也再睡不著，急急穿衣起來，梳一把頭，徑往紅珏家中。紅珏見了她，說你起身好早。

二房東說：「你也早埃」

紅玉道：「我才起的身，面還不曾洗，你倒頭也梳好了。」二房東四面望了一望，說：「你家少爺呢？」紅玉道：「他今天堂期，早出去了。」二房東見旁邊只有一個老娘姨，乃是紅玉的心腹。跟她已十餘年了，紅玉借小房子，這件事並沒瞞她，有時家中燒了小菜命她送去，紅玉的意思，並非著重在小菜上，卻預備自己住在小房子的時候，倘遇少爺回來尋她，以及別的必要之事，她可以隨機應變，往這地方喚她，所以借慣小房子的人，必不肯瞞人同鐵桶相似，背後須預備個接應的，以期消息靈通，紅玉便有這般經驗。那老娘姨不但同筱山會面多次，連潤生也見過了，故此二房東並不避她，即將筱山已由寧波回來，適間曾到我家，教我約你今晚相見，並將筱山告訴她的，回家之後，一切情形，照說一遍，紅玉聽了，並不憐他困苦，倒反覺他可厭，說：「他既不能常久在上海耽擱，還來尋我則甚！他吃的苦，也是他自作自受，用不著告訴我聽。他自己既沒這般力量，為什麼還愛花花草草，現在闖了禍，帶累我名譽損失，我不尋他說話，已是他的造化，還想來纏住我麼？今夜我決不見他，他來了你回他走就是。」

二房東說：「你莫講得這樣一廂情願的話，你今夜不是還約著別人麼？你想回卻他，同別人到那裡相會，這卻如何使得。到底那房子是他出面借的，倘若翻起臉來，連我都脫不了干係。除非你自己今夜也不到那裡去了，我方設法回他。」

紅玉一想，這句話倒也不錯。不過自己約著潤生，怎好失他的約，惹他生氣。無如事出兩難，幸潤生那裡電話號碼，我還記得，不如托二房東打個電話給他，推頭有病，隔幾天待筱山往漢口去了，再約他相會，豈不甚好。因將此意對二房東說知，二房東點頭稱妙，當即辭了紅玉，先到大馬路借電話打給潤生，然後回家等候筱山再來，用什麼說話絕他的妄念。自己盤算再三，方能打定主意。這夜筱山因無面目去見別的朋友，而且自己此番，乃是專為探訪紅玉而來，想起紅玉臨別時山盟海誓，答應一定守我，還教我早去早回，我已耽擱了這些時候，諒她也望眼欲穿，想思兩地，此番得二房東前去報信，她曉得我來了，不知怎樣的歡喜，一定趕早赴約無疑。所以自己天沒斷黑，就到了小房子中。不意二房東見了他，露出一面孔的不高興神氣，叫聲：「吳家少爺，你來得大大不巧，倘若早一個禮拜來，倒也好了。」

筱山心中問此話怎講？二房東道：「你不曉得她家少爺，同她翻了臉嗎？」筱山道：「我今天才由寧波出來，哪曉得這些事，不過你方才為甚也不曾提起呢？」二房東頓了一頓說：「我也是今天到她家去，才知道的，她已許我不曾出門，所以我一向沒遇著她，無人告訴我這件事。早上你來的時候，我還未曾得信呢。」筱山急問他們怎翻的臉？二房東說：「我也不知道怎樣翻的臉，據說有人告訴了少爺，他奶奶同你租著小房子，少爺回去同她大鬧，奶奶因你不在上海，自己硬得起，所以也同他鬧了一場，現在少爺不許她出門，天天在家看守著她，所以她也不能來此見你，豈非你來得不巧嗎！」筱山聽說，心中砰的一跳，再想想話頭，有些不對，因問他家少爺難道為著這件事，不做生意，日夜在家看守著她，還有姨太太那裡住的一夜，現在也不去了麼？二房東又被他問住了，半晌方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其中端的，這是袁家奶奶親口告訴我的話，諒不是假。」

筱山聽她說話，恍恍惚惚，不免起了疑心，猶以為二房東故意放刁，未到紅玉那裡報信，打算敲我竹槓。常言說：由他矮牆過，怎敢不低頭。自己約紅玉相見，惟有走她這條腳路，也是沒法可施的。因即在懷中摸出十塊錢一張鈔票，塞在二房東手中，說：「早上我請你去跑也沒給你車錢，現在還要求你替我走一趟，對她說，我自從同她分手以來，一天十二個時辰，沒一時一刻不記掛著她，想同她見見面。在寧波時候，不必說，昨兒動身，我一上船，就恨不得求天老爺降一陣狂風，立刻將這條船吹到上海，當夜就可以同她見面。熬到現在，心也幾乎急碎了。就是說她少爺不放她出來的話，但無論如何，少爺決不能一天到晚守住她，終有走開的時候，她便可以掩出來一趟。況我在這裡，至多不過耽擱兩三天工夫，又不是常住在此，惹他夫婦反目，諸多不便。如若她不能夠兩三天連著出來，就今兒一次，下不為便，也可使得。倘時候不敢長久，來了馬上回去，也無妨礙。我只消見一見她的面，就心滿意足的了。多煩你再走一趟，請她務必要來的。這十塊錢，做你往來車錢，不嫌少請你收了罷。」

二房東聽他說話，著實有些可憐。又見塞在她手中的，乃是一張全新十塊頭鈔票，不由惻隱心同貪心並作，暗想紅玉方才不肯來，大約怕筱山天天約會，以致她沒工夫應酬潤生的緣故。現在他只要求一次見面，諒必紅玉也肯答應的，我也落得賺他十塊錢車錢了。因假意推卻道：「車錢我不要的，再去亦可。」筱山曉得她是假客氣，令她老實收下，快去快來，我在此候信。二房東袋好鈔票，連夜飯煮好了，都來不及吃，急急出來，花六個銅板，坐黃包車，趕到紅玉處。紅玉正因突然筱山回來，害她好端端約了潤生，不能相見，心中納悶得了不得，此時叫人打了二斤紹興花雕酒，溫在火酒爐上，一個人借酒澆愁，自斟自酌。二房東見無旁人，便把筱山說的話，添頭畫足，講得格外可憐，更說他現在只要求你見一見面，以後不見你，死也瞑目。倘若番見不著你，死了口眼也不閉的呢。不意紅玉酒在肚裡，聽說冒起火來，將酒杯一擲，不小心滾在樓板上，噹的一聲碎了。二房東猛吃一驚。紅玉接著說：「放屁之極！我又不是他子女為何要送他終？他口眼不閉由他口眼不閉就是，本來我還想見他的，既然他如此討厭，我就一輩子不見他，看他口眼閉不閉。」

二房東聽她這話又頭，心想這是我的不好，筱山並沒說這句話，我幫他倒反害了他，因勸紅玉道：「他委實可憐得很，你就瞧我份上，賞他一面罷。」紅玉那裡肯依，二房東沒法，只得回去告訴筱山，說她不能出門，此番決難相見，等你漢口回來，我再替你設法便了。筱山聽了，呆若木雞，半晌方能開口道：「請問你，到底是她自己不願來呢？還是少爺不她出門？」二房東想得了他十塊錢，無功受祿，再將鬼話哄他，如何對得他住，但講實話，自己又大有關礙，只得半吞半吐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是她自己告訴我的。」筱山一聽，就曉得話中有了蹊蹺，不覺氣憤填胸，面容失色，舉起拳頭，自己狠命槌頭。二房東見了，心中老大不過意，慌忙勸他道：「吳先生，你休這般發呆，天下女人很多，做了男子，哪裡不能攀一個相好，何用專心注在一個人身上。你良心固然是很好的了，焉知別人心腸怎樣？何必這般動氣，還是看破些兒為妙。」

話中帶著點化之意。筱山聽了更覺明白，當時也不多言，歎了一口氣，辭別二房東，回到自己借住的棧房內。心中又酸又氣，又悔又恨，這夜不知怎樣的被他挨過。第二天他買了輪船票，預備當夜動身。但自覺既到上海，連紅玉的影子都沒見著，豈不虛此一行，她現在雖然負心，不肯見我，我自己記掛她已久，務必見她一見，方能定心。好在長江船須下半夜開行，自己並沒別的勾當，不如在她門口，守一天一夜，一定要看見了她方罷。可笑筱山彷彿同發癡的一般，就在紅玉住的一條弄口，自早晨立起，直到吃飯時候，被紅玉家的老娘姨出來泡水看見。她原認得筱山，慌忙進去，告訴紅玉說：「某人現在弄口。」

紅玉吃了一驚，暗想諒他不敢進來，叫娘姨休得睬他，自己裡面吃飯梳頭，定當下來。差不多隔了三個鐘頭，娘姨又來報告說：「某人還在外面。」紅玉不免駭怪，說：「他好有耐性，不要是昨兒惹毒了他，今天打算用暗算手段害我。」一念及此，不勝自危，忙教娘姨出去問問他，究竟打算做什麼？他若問起我，你只說有病睡在床上，吹不得風便了。娘姨出來，叫聲吳家少爺。筱山本不願同什麼人招呼，見她自己湊上來，不得不點頭答應。娘姨問他什麼事，站在這裡？筱山聞說，不覺流下淚來，說：「我那有什麼事，只想見你家奶奶一面罷了。」娘姨道：「奶奶有病睡在床上，不能只風。」